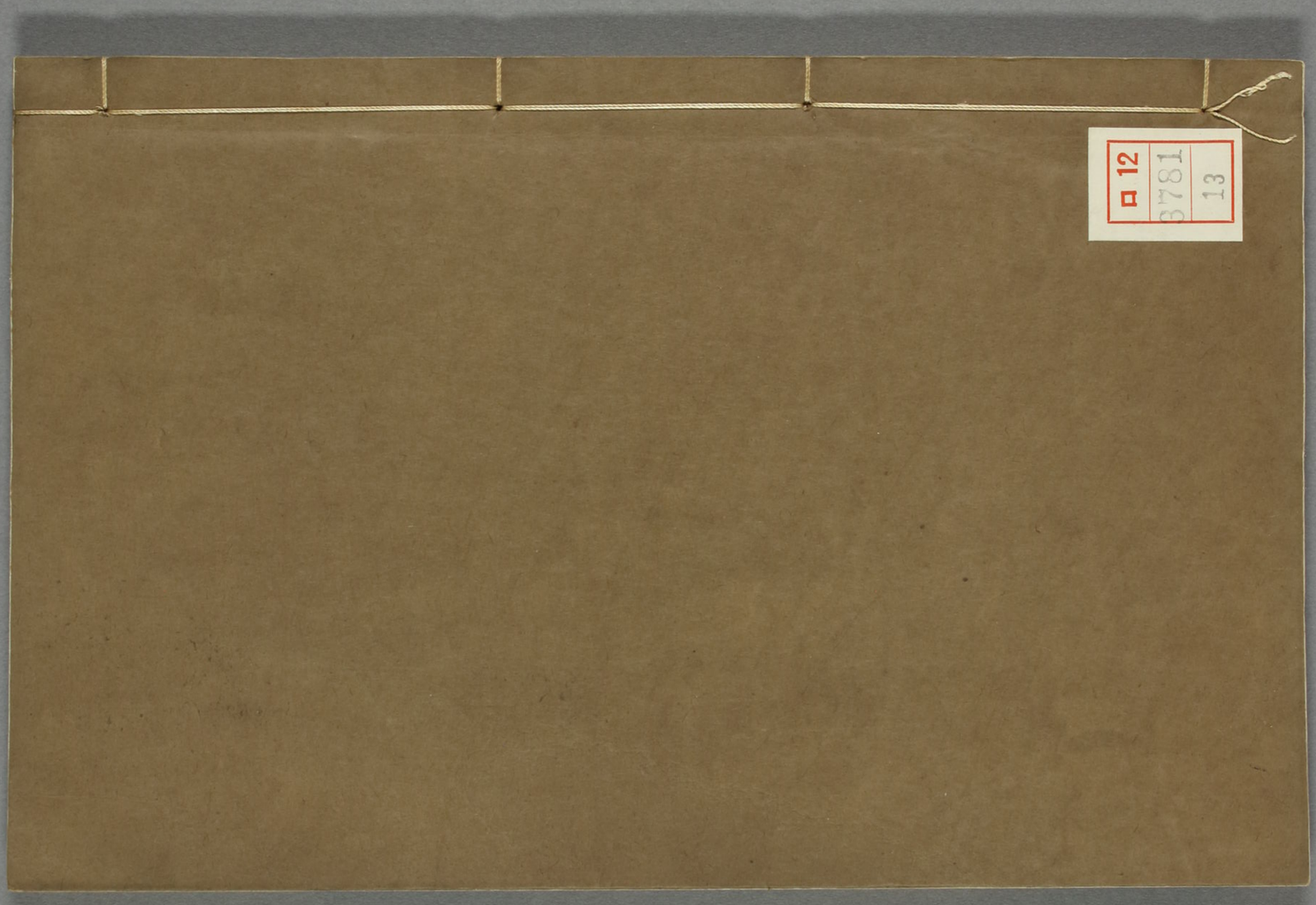
12
8781
13

口12
3781
13



雜記上第二十之一　別錄屬喪服

喪服小記者以其所記之瑣碎而名之也喪大記者以其所記之繁重而名之也此篇所記有與小記相似者有與大記相似者又有非喪事而亦記之者以其所記者雜故曰雜記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釋文乘繩證反下同綏依註音緌耳隹反下同）

鄭氏曰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予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褒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孔氏曰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此



<99-861>

車以南面爲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
榮也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
有愚謂聘禮及郊斂擅葢旗之旒縿至郊皆斂之而但
載其綏故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此死於道
則升車而以綏復以生時在道惟建綏故也鄭氏謂去
其旒而用之異於生失其義矣在道升乘車而復乘車
象宮室南鄉復者北鄉而復則車之左轂在東也
其輤有裧縪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釋文輤千見反裧昌占反縪裳帷本或作縪布帷裳
此謂新死在塗載尸之車飾也輤者載尸車飾之總名
若分而言之則葢於上者爲輤屬於輤而四垂者爲裧
周於四旁者爲裳帷在輤之內而周於尸者爲屋言縪
布於裧與裳帷之間明二者皆縪布爲之也屋幄也四
合象宮室故曰屋此承上言復之文又下云不毀牆又
於大夫云舉自阼階則此經主謂未大斂而歸者明矣
若既大斂載柩而歸其車飾葢亦如此而其禮則有異
也○輤之義未詳鄭氏曰輤取名於槨與旧槨棺也旧
染赤色者也裳帷用縪則輤用赤愚謂遣車之障亦曰
輤則非有取於槨也大夫用布亦曰輤則非有取於旧
也且古人器服之飾其法象皆不苟凡飾用元纁者必
元上而纁下以象天地之定位否則元表而纁裏以象
陰陽之內外若輤用赤裳帷用縪則纁上而元下其於
法象逆矣必無是理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釋文說吐奪反本亦作脫下同
廟門殯宮之門也毀牆毀殯宮門之西牆也不毀牆以

未大斂也凡以柩歸者入自闕則毀牆以尸歸者入自門則不毀牆所殯謂堂上也死於家者小斂於戶內畢乃奉尸侠於堂尸自外來則升堂而遂侠尸焉言遂入適所殯明不入於室而後出也輤者祿與裳帷之總名唯輤爲說於廟門外明車不易也鄭氏曰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

鄭氏曰綏亦綏也大夫復於家以元冕士以爵弁服愚謂如於家謂升屋而以上服復也

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輪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釋文輪依註作軨市專反又市轉反○鄭注輪讀爲軨或作槫○按輪字戴氏如字今從之

鄭氏曰布白布不染也不言裳帷俱用白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輪讀爲軨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軨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軨聲相近其制同乎軨崇蓋半乘車之輪戴氏震曰蜃車即輪車蜃乃假借字輪其本字也輪車四輪廻地而行其輪無輻然鄭以爲即軨亦非也輪者車之名軨者輪之名愚謂以布爲輤謂上之輤及裧旁之裳帷中之屋皆以白布爲之也至於家而說輤亦至廟門外而說之也言載以輪車明不易以軨軸也於諸侯言不毀牆於大夫言入自門互相明也舉謂說車而以人舉之象在家者男女奉尸侠於堂之禮也諸侯及士亦然獨於大夫言之舉中以見上下也入自門舉自阼階尸入之禮然也若柩則入自闕至西階下而說輪車諸侯則載以

輤車大夫士則載以軹軸而皆升自西階也○孔氏曰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鄭註既夕禮云蜃車之舉其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舉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鄭又註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輤車制與蜃車同但不用輇爲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大夫士殯不用輤其朝廟大夫以上用輤士用軹軸輤有四周軹軸則無鄭註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軹狀如長牀穿趕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愚謂在道載柩載尸皆以輤車以其上有四周下有四輪又輪用全木承載穩行地安而無傾敗之患也

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士之輤其內之屋外之裳帷皆以席爲之屋以葦蓆裳帷以未有柩故也不言禒者諸侯禒與裳帷同以緇布大夫禒與裳帷同以布則士之禒與裳帷同以蒲席可知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釋文長丁丈反○鄭註訃或皆作赴）

鄭氏曰訃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父母妻長子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孔氏曰君之臣某之某死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愚謂君之臣某之某死者若父死則曰君之臣某之父某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長子某死若母妻則以氏配字稱之若曰伯姬叔姬也長子亦赴於君者以其爲三年之喪而自主之者也然則君亦當使人弔之矣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釋文大音泰後大子同適丁歷反）

鄭氏曰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孔氏曰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夫人大子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畧也愚謂諸侯之喪訃告之辭曰不祿國中書之曰薨鄰國書之曰卒一以爲謙已一以爲尊君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釋文適依註音敵大歷反實依註音至○今按實當讀爲告）

鄭氏曰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孔氏曰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云某死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愚謂實當爲告上文云敢告於執事是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曰士賤赴大夫及士皆曰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愚謂士喪禮朝夕哭有他國異爵者之位而此記亦有大夫士死赴於他國君大夫士之辭則大夫以吉凶慶弔之事接於境外者固禮之所未嘗禁而所謂人臣無私交者初非絕不往來之謂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公館謂喪次在公所者也士練而歸於其家亦爲喪次

於寢門外以居故謂次之在公所者爲公館別於在家之次也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以恩之淺深爲居次久暫之差也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言未練之前士亦次於公館但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又以恩之深淺爲居次重輕之差也喪大記曰公之喪大夫侯練士卒哭而歸此謂異姓之大夫士與君無服者也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謂同姓之大夫士與君有服者也周禮宮正大喪別其親疎貴賤之居可見臣爲君居喪之次不惟貴賤有不同其親疎亦不同矣○鄭氏以練而歸之士爲邑宰非也人君以國爲家豈君喪而悉聚一國之大夫士於君所則內無以治其氏人外無以固其邊圍有必不可者且爲人既衆則廬堊室亦不足以容也大夫士之宰邑者其於君之喪

葢如諸侯之於天子各於其邑爲喪次以居喪爾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釋文爲其于僞反）

鄭氏曰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孔氏曰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故知此士爲父母兄弟服士服是庶子也愚謂大夫之喪服異於士者不可盡考然其見於禮者畧可推而得也喪大記曰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曾子問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屨此人君之禮也雜記曰大夫與殯弁絰大夫與他人殯弁絰則其於父母之殯弁絰必矣人君將殯弁絰而疏衰則大夫弁絰亦疏衰與士始死笄纚深衣至小斂加素冠斂後括髮以至成服大夫則至

大斂而弁絰疏衰此未成服以前之服異於士者也周官司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事服弁服大夫弔既弁絰則喪亦服弁矣服弁蓋用喪冠之升數而如弁之制爲之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則服弁亦必侈袂矣士喪之首服以冠其衰衣二尺二寸袂圜殺爲尺二寸大夫則首服以弁袂侈之而不圜殺此成服以後之服異於士者也至其升數之多寡鍛治之功沽則所謂端衰無等者未嘗有大夫士之異也大夫爲大夫不爲大夫者之服皆如士服嫌爲父母兄弟或異故特明之蓋服所以施於死者故不可以踰於死者之服亦猶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之義也○鄭氏曰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愚謂晏嬰爲其父之服乃喪父之達禮也當時大夫行禮者少惟晏嬰服之故其老怪而問之晏子不欲顯言他人之失禮故遜辭以答之曰惟卿爲大夫言時人所行大夫之禮惟卿乃得行之已未爲卿不得行此禮也鄭乃以晏嬰之麤衰枕草爲士爲父之異於大夫者又謂麤衰在齊斬之間而并以推士爲母

及兄弟之服臆說甚矣寢苫枕塊士喪記之明文可謂枕塊爲大夫禮而枕草爲士禮乎喪服一經雖兼有大夫以上之禮然實主士禮言之其言五服之精麤曰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齊衰四升安有如鄭所云縷如三升半而三升縷如五升而四升縷如六升而五升者乎孟子之告滕文公曰齊疏之服飦粥蔬食新書六術篇曰服有麤衰齊衰大紅緦麻葛對大功以下而言則齊衰爲麤緦麻葛對大功以下而言則齊衰爲尤麤晏嬰所服之麤衰即斬衰初非齊斬之間別有所謂麤衰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服謂爲其父母之服也服以施於死者而適子主喪故一視乎死者之爵而不以其子之尊卑此即大夫爲其父母之不爲大夫者服士服之義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釋文則爲子僞反下則爲之同

鄭氏曰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愚謂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則不但下於適子雖他庶子有長於大夫者大夫猶不敢先之貴貴長長之義並行而不悖如此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主謂爲主而拜賓也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弗能主者非以大夫之尊卑其父乃不敢以士之賤褻弔賓也大夫之子雖爲士而可以主其父之喪者父貴有及子之義故也置後謂立族人爲大夫之子而以子之禮主其喪也然則大夫之無子者雖非大宗而得立後矣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
筮占者皮弁

鄭氏曰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
也愚謂宅葬地也麻衣大祥所服以十五升白布爲之
而緣緣者也布謂十五升吉布也緇布冠本無緣特言
之者嫌因事變服或與始冠之禮異也用大祥之衣又
用吉布爲衰及帶又用太古之齊冠則於喪服皆變之
矣大夫之貴臣爲其君菅屨衆臣纗屨凡喪中因事而
變服者唯其屨無變也此有司乃大夫之臣本爲其君
服斬者爲不敢以凶服臨鬼神故其服如此皮弁吉服
也占者乃公有司故吉服卜之事有洗卜陳龜貞龜眡
高命龜作龜士喪禮族長洗卜宗人命龜眡高卜人陳
龜貞龜作龜鏦鳴按士喪禮云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
南首是陳龜也又云卜人抱龜燋先奠龜



西首是貞龜也貞龜謂正龜於卜位也見周禮太卜註　下文云大夫之喪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則眡高者亦小宗人陳龜貞龜者亦卜人此有司乃洗卜者也命龜作龜於接鬼神尤親宜使無服者故以公有司洗卜贊主人出命宜使親者故以私臣士喪禮族長洗卜吉服此不純用吉服者族長蓋士期功以下之親故變服純吉大夫之臣爲大夫斬衰故變服猶不純吉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釋文朝直遥反

鄭氏曰練冠長衣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愚謂曰如筮者宅與日或卜或筮隨人所用也或俱用卜或俱用筮或一卜一筮士喪禮筮宅而卜日葢於卜筮各舉其一以見其禮非謂士之禮宅必用筮日必用卜也史家臣主筮事者也練冠小祥之冠也長衣喪服之中衣也

中衣上有喪衰今以不敢純凶故脫喪衰而卽以中衣爲外服也此史與上澡卜之有司皆本服斬而因事變服者也澡卜之有司吉服而不純此則凶服而稍變葢卜重而筮輕故服之不同如此占者亦公有司也朝服降於皮弁亦以筮輕於卜故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釋文薦蒙又作薦音薦本）

鄭氏曰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孔氏曰案士喪禮下篇薦馬有三時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三也此謂第三薦馬之時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送死者也書謂凡送死賵物之書也讀謂省錄也既夕禮薦馬出之後包奠讀賵記者嫌大夫之尊與士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愚謂薦馬者謂圉人與御者也士喪禮下篇云薦馬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喪無人不致其哀故薦馬者雖賤亦哭成踊乃出也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謂包奠讀書以薦馬者之出爲節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釋文相悉亮反）

鄭氏曰謂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皇氏侃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愚謂凡相禮事者皆曰宗人雖私臣亦以名之此大小二宗並公臣乃宗伯上中下士之屬自以尊卑分爲大小非大宗伯小宗伯之官也

命龜述命以告卜人也其出命以命宗人則涖卜者爲之○賈氏公彥曰士命龜有二命筮有一士喪禮命筮者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註云既命而申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畧及卜葬日云涖卜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卜云不述命猶有西面命龜是士命龜辭有二命筮辭有一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少牢云史執筮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曰諾又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以下與前同述前辭以命筮大夫筮既述命卽卜亦述命是命龜有三命筮有二也應氏鏞曰大小宗及卜人皆春官而以贊大夫之喪大夫之喪力有不能盡具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

鄭氏曰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愚謂褒衣者謂天子所褒賜之衣或用其本服或加賜於本服之外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元袞赤舄韓以侯而賜袞衣則褒衣之法可見矣冕服者五等諸侯之上服公則袞冕侯伯則鷩冕子男則毳冕也諸侯復之衣三褒衣一冕服二爵弁三也爵弁服祭服之下而乃用以復者重其爲始見天子之服也士喪禮復用爵弁服此言諸侯之復自褒衣至爵弁服而止皮弁服以下復皆不用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釋文稅他喚反下文放此揄音遥

孔氏曰復用稅衣上至褕狄謂侯伯夫人也狄稅素沙言從褕狄下至稅衣皆以素沙白縠爲裏愚謂諸侯復之衣三則夫人亦然此但言褕狄稅衣者蓋二衣之間又科用一衣也以其蒙上可知故畧言之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禫衣其餘如士 釋文鞠九六反又曲六反禫張戰反○此節舊在復諸侯以褒衣之上鄭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脫爛失處今移正

鄭氏曰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禫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褕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禮重縮矣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

士之妻則亦用稅衣愚謂內子有褒衣者夫榮於朝妻貴於室其夫受加賜之服則其妻亦視夫之所加者服之而謂之褒衣也夫人內子之服特言素沙者明與男子之衣異也男子禮衣皆禪婦人禮衣皆有裏陽奇陰偶之義也士妻復用緣衣其餘如士謂內子與大夫之妻復之衣皆二妻皆得兼用緣衣也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之衣皆二內子以鞠衣與褒衣如無褒衣則以鞠衣與稅衣也大夫之妻用禫衣與稅衣如有褒衣則亦用褒衣與禫衣也然則卿與下大夫復之衣亦二卿以希冕服與爵弁服下大夫以元冕服與爵弁服其有褒衣者則皆去爵弁服也士復之衣一卿大夫復之衣二諸侯復之衣三以此差而上之則天子自十二章以下王后自褕衣以下而復之衣皆四也

復西上

鄭氏曰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愚謂凡位以西爲尊西上謂衣之尊者在西也士喪禮復以爵弁而復者一人則復之禮蓋一衣而一人卿大夫二人諸侯三人天子四人也孔疏謂復之人如命數然非是案周禮天子之禮夏采以冕服復于大廟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祭僕復于小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而夏采惟下士四人隸僕下士二人而得每處復有四人者蓋當使他官攝職以佐之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釋文絞戶爻反屬音燭下條屬同

鄭氏曰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魚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燭脫愚謂揄絞有在池上者有在池下者在池上者士以上皆用之喪大記於士言揄絞是也在池下者名振容惟人君得用之喪大記於大夫言不振容是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釋文附依註作祔音同下並同

鄭氏曰附讀皆爲祔大夫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謂爲士者也孔氏曰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爲士者若高祖爲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爲士者愚謂凡祖適無不附於祖者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皆爲祖庶言之耳說已見喪服小記雖王父母在亦然者王父母尚在無可祔若王父有昆弟可祔則祔於高祖昆弟前死則祔於王父之昆弟無昆弟可祔則祔於高祖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婦祔於祖姑言祔於夫所祔之妃者容祖姑爲大夫而祔於從祖姑也無妃謂夫所祔之妃尚在也從其昭穆之妃中一而祔於高祖姑也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鄭氏曰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廟見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愚謂婦祔於祖姑亦不配獨言女子者祖舅尊嚴孫婦之祔自然不敢祭之王父親女孫之祔嫌當祭及王父故特明之

公子附於公子

大夫士不敢祔於諸侯也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註待或爲侍

鄭氏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僖公九年夏葵邱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愚謂終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世子立踰年然後行即位之禮即位然後稱公若未即位未葬則稱子某春秋書子野子般是也蓋尸柩尚在猶用父前子名之義故稱名也已葬則稱子春秋文公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蓋未即位則未成爲君故不稱公而稱子子者男子之美稱也待猶君者謂人民所以事之者鄰國弔禮之使及以他事相接者皆以君禮待之下文弔者之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又上客臨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皆

以人君之禮待之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鄭氏曰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孔氏曰杖屨不易其餘冠也衰也要帶也悉易也然練之首絰除矣無可易也大功無杖亦無可易而云易與不易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愚謂父喪既練衰七升母喪既練衰八升大功初喪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則是大功之服有輕於既練之服者矣而悉得易三年之練衰者蓋練爲三年之末而大功新喪爲重故得變前服不計其升數之多寡也服問曰小功不變喪之練冠則大功固變練冠矣三年之練冠或八升或九升而大功十升十一升之冠得以變之則大功八升九升之衰得變七升八升之練衰宜矣大功既葬則反服三年之功衰因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

釋文衰七雷反

童某甫不名神也

鄭氏曰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之謂功衰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大功親以下之殤輕祔之不易服兄爲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孔氏曰大功正服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若成人合服大功其長殤小功成人小功其長殤緦麻小功兄弟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適孫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祔於從祖也皇

氏云小功兄弟爲士從祖爲大夫士不可祔於大夫當祔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爲士者故祔小功兄弟長殤於已祖廟義亦得通案服問大功親長中殤變三年之葛得易首絰要帶不得易服故此祔祭著練冠也愚謂小功之親乃待從祖兄弟爲之附者所謂士不祔於大夫祔於諸祖父之爲士者皇氏之說是也若無廟者自祔於寢不必祔於從祖之廟也男子爲殤曰陽童女子爲殤曰陰童某甫者因其伯仲季以爲之字也不名神也者以鬼神之道待之故不稱其名所謂周人以諱事神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

鄭氏曰唯以哭對惻怛之痛不以言辭爲禮也其始麻散帶絰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孔氏曰其始麻散帶絰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帶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愚謂其始麻散帶絰者謂始服麻之時其要絰散之而不糾而加首以絰也奔喪禮凡聞喪即奔喪者至家而襲絰絞帶三日而成服聞喪不得奔喪者聞喪即襲絰絞帶亦三日而成服此聞喪即服麻乃不得奔喪而成服於外者其始帶散麻至三日成服乃絞其帶也○孔氏云案奔喪禮聞喪即襲絰絞帶不散者彼謂有事未得奔喪故不散麻此即奔喪故散麻其說非也凡聞喪即奔者其服皆深衣此聞喪即加麻散帶其爲不得即奔喪者明矣又孔氏云奔喪禮聞喪則襲絰至即絞帶不散帶者彼謂奔喪來遲不見尸柩此奔喪來至猶散帶者以見尸柩故也則其說尤不可曉奔喪禮襲絰絞帶皆於一時爲之

初無聞喪襲絰至而絞帶之事此麻散帶絰特謂在外
初聞喪之服疏乃謂至家猶散麻不知於何見之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
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此謂聞喪卽奔者也聞喪卽奔故在外不服麻成絰謂
成服而絞要絰也及主人之未成絰謂至在主人小斂
加麻之後成服之前也疏者小功以下親者大功以上
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謂與主人同日成服也親者終
其麻帶絰之日數謂以至家之日加麻散帶至三日而
後成服不用主人三日成服之期也○疏謂未成絰爲
未小斂之前非也喪至小斂而加麻若至在主人未小
斂之前則與主人同時加麻卽與主人同時成服矣何
得云終其麻帶絰之日數乎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孔氏曰妾賤得自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
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與祭不在正室愚謂妾祔於
妾祖姑其祭不於廟而於寢然必自祔之者蓋妾祖姑
非父之所生卽世叔父之所生故其祔不可以不親之
至於練祥則祭妾而已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
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此主妾之喪其練祥既使子主之
則虞與卒哭亦當使子主之也祭虞祔練祥之祭也正
室夫之正寢也適妻死於正室則殯祭皆於正室妾雖
攝女君其死猶在側室則殯祭皆於側室也此謂士禮
妾子爲其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若大夫妾子爲
母大功無練祥之祭也

君不撫僕妾

鄭氏曰畧於賤也愚謂撫撫其尸也僕謂宮中臣僕內小臣閽寺之屬也妾賤妾曲禮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是也喪大記曰君撫大夫撫內命婦鄭氏云內命婦世婦也喪大記又曰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君於世婦與大夫同則於諸妻與士同君於大夫世婦或大斂或小斂而往則皆撫之於士及諸妻爲之賜大斂而往則亦撫之惟僕妾賤君不撫其尸也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妾於女君之黨若其親然愚謂妾服女君之黨舊說以爲從服然從服之服必視其所從者而有降焉妾爲女君之娣者女君之黨服乃與女君同則非從服也蓋妾有爲女君之娣者不待從女君而其服固與女君同矣有者有非女君之姪娣者女君之所服妾亦服之而輕重有不同今乃壹使與女君同服者於女君則欲其於妾皆聯以同生之誼而不致生其妬忌而於妾則又示以統於女君而不敢以自外女君雖沒猶使妾爲其黨服所以深嚴適庶之分以明女君之尊不替於身後則女君而在必無敢以賤妨貴少陵長者矣攝女君所以統內政也故不爲女君之黨服又所以明攝女君之尊有以殊於衆妾而後內政出於一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孔氏曰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

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也愚謂云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也愚
專爲降服大功也以明其不待及門而哭爾未必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鄭氏曰言骨肉之恩不待主人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氏曰喪事虞祔乃畢孔氏曰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
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註云小功緦麻爲之練
祭可也今此疏者亦虞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鄭氏曰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愚謂喪服未畢
謂禫以前也禫而內無哭者雖有弔者不哭檀弓將軍
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

廟垂涕洟是不哭也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釋文與音預
鄭氏曰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孔氏曰大夫之
哭大夫弁絰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哭大夫身著錫
衰首加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者此謂未成服之前與
殯之時首加弁絰身著當時之服愚謂弁皮弁也諸侯
大夫以皮弁錫衰爲弔服不言弔而言哭者大夫相爲
有僚友之恩非徒弔之而已也大夫之哭大夫弁絰皮
弁而加麻絰也大夫與殯亦弁絰皮弁而加葛絰也服
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
夫相爲亦然是大夫相爲與朋友同矣喪服記云朋友
麻弔服葛絰而朋友麻則大夫相爲亦麻絰矣朋友弔
於未成服之前亦葛絰葢弔於未成服者皆吉服麻不

加於采也則大夫與殯亦葛絰矣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則其非相哭雖錫衰以居而不弁絰矣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則大夫之爲士若士爲大夫皆不弁絰矣不弁絰則素冠加絰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鄭氏曰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爲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愚謂葛謂既葬變麻服葛也大夫爲父母兄弟之不爲大夫者之服如士服此爲其兄弟弁絰謂尊同者也大夫無緦服故雖尊同不服但於往哭而爲之服弁絰也凡喪服未除於兄弟之喪雖輕必服其服以哭之此大夫哭兄弟之輕喪葢亦爲服其本服之麻與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



喪不貳主也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釋文稽徐音啓

下文別言母在不稽顙則此母衍字也爲妻父在不杖不稽顙謂適子爲妻也父主適婦之喪故其子避之而不杖又不得拜賓而稽顙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父沒母在則已主妻喪而得杖而亦不得稽顙也然此不稽顙與上節不同父在不稽顙謂父既拜賓則已不敢拜賓而稽顙也父沒母在則妻之喪已當爲主而拜賓但不敢爲稽顙之拜也葢妻之服與父在爲母悉同故母在則微殺其禮以示其不敢盡同於母之意與母在爲妻不禫同意上節專屬適子之禮此禮則適庶之所同也贈謂賻襚之屬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言母在

而爲妻或有稽顙者惟於人之厚恩不敢以輕禮待之則此外弔者皆不
拜蓋於人之厚恩不敢以輕禮待之則此外弔者皆不
稽顙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鄭氏曰其君尊卑異也愚謂二者之不服皆爲尊諸侯也一則尊其舊君而不敢自援一則尊其新君而不敢自貶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冠繰纓釋文別徐彼列反縫音逢又扶用反繰依註澡音早而釋文乃云依註讀作緣音所銜反未詳其說豈陸氏本不同耶然以義言之作澡爲是

鄭氏曰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繰讀爲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爲纓敎氏纔公曰條屬者以一條繩爲纓而又屬於武也右縫者以纓之上端縫



屬於武之右邊也其屬之以下端向上而結於武之左邊以固冠也愚謂吉冠有武其纓左右各一而交結於頤下下文云委武元縞而後綏則喪冠自大祥以前無武蓋別以布一條約冠而固之若緇布冠之缺項然其纓惟一條屬於固冠之布亦若緇布冠之青組纓屬於缺也緇布冠之纓屬於左而上結於右喪冠之纓則縫屬於右而上結於左所以反吉也小功以下服輕其纓雖條屬而左縫之稍用吉冠之制也繰當作澡喪冠之纓惟斬衰用麻繩自齊衰以下皆用其冠之布爲之繩冠之纓其布亦與冠同而又澡治之繩冠既有事其纓其纓又有事其布布纓兼治則其布精矣以繩喪輕故也然則喪冠自小功以上纓皆不澡也

大功以上散帶

孔氏曰小斂之後主人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帶皆絞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乃絞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釋文朝直遥反後朝服放此去起呂反

鄭氏曰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孔氏曰緦麻於朝服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爲之取緦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緦衰不加灰不治布也愚謂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是錫衰重於緦衰也加灰謂用灰鍛治之也喪服記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有事其布無事其縷曰錫喪服記言有事此云加灰一也蓋朝服用吉布十五升布縷皆有事者也緦衰用朝服縷數之半而成布之後不復加灰鍛治故曰無事其布錫衰則成布之後加灰鍛治而其縷則不鍛治也無事其布者衰在外也此緦衰錫衰輕重之別也

禮記卷四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雜記上第二十之二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釋文襚音遂）

鄭氏曰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孔氏曰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愚謂諸侯各以路之上者爲先路同姓則金路異姓則象路也其次於先路者皆爲後路鄭氏以爲貳車非是褒衣亦冕服也以其爲天子之所褒賜故曰褒衣冕服謂其次於冕者也先路與褒衣皆所受於天子者故不以襚人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釋文遣弁戰反下遣車遣奠皆放此章本或作鄨音同）

鄭氏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輤其葢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翳牢肉四隅椁中之四隅愚謂每牲體一段謂之一个周禮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鄭云王喪之以馬祭者葢遣奠也是天子遣奠大牢之外兼有馬牲也士喪禮苞牲取下體鄭云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天子四牲每牲取全體三折分八十一个分爲九包每包九个而遣車九乘諸侯遣奠大牢每牲各取全體三折分四十九个分爲七包每包七个而遣車七乘大夫遣奠亦大牢每牲取全體三折分二十五个分爲五包每包五个而遣車五乘是遣車之多寡各比視其牢具之多寡也以疏布爲車葢又四面設障蔽所以避塵土之汚也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釋文粻陟良反

鄭氏曰粻米糧也愚謂當時有遣奠兼設黍稷而并載於遣車者有子非之以爲喪奠牲牢而外惟有脯醢而無黍稷不當載粻也案士喪禮喪奠皆無黍稷而黍稷之奠自設於下室月朔薦新有黍稷則下室之奠不設也既啟以後遷祖之奠及祖奠遣奠亦皆無黍稷葢亦以有下室之奠故耳然遣奠雖無黍稷而黍稷麥別盛於笲則固有粻矣不當又載於遣車也鄭氏以爲死者不食糧故喪奠無黍稷果爾則牲牢脯醢死者豈嘗食之耶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鄭氏曰各以其義稱也孔氏曰祭吉祭也自卒哭以後

之祭也吉則申孝子之心故祝辭云孝喪凶祭自虞以前之祭也喪則哀慕未申故稱哀愚謂士虞禮卒哭稱哀子至祔乃稱孝子蓋卒哭雖以吉祭易喪祭猶未忍遽稱孝至祔祭於廟始同之於吉祭也兼言孫者容父先沒而適孫主祖父母之喪者也

端衰喪車皆無等

鄭氏曰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元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孔氏曰端衰謂喪服上衣端正也吉時元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喪衣亦如之而緝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之惡車也等差也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以孝子於其親情如一也愚謂禮服自元端以上衣之長與幅廣相等故謂之端喪衰之制亦然故謂之端衰然吉時禮服皆端而元端之袂圜殺與朝服以上修袂者不同喪衰與元端同制者惟士之喪衰爲然若大夫以上其喪衰與朝服等同制其袂亦侈不與元端同也端衰無等謂其布之升數及齊斬之制也爲父皆斬衰三升爲母皆齊衰四升是端衰無等也天子喪車五乘而士喪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與天子始喪之車同是喪車無等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后緌釋文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鄭氏曰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不緌質無飾委武冠卷也秦人曰武元元冠也縞縞冠也愚謂緌者冠纓之結於頤下而垂餘以爲飾者也大白冠緇布冠皆無武而別爲鈇項以固冠其纓惟一條屬於武而上

結之故皆無緌水之下曰委足之下曰武卷在冠下故以名焉元冠吉冠縞冠大祥之冠也喪冠無武與古制同故其纓亦無緌元冠縞冠皆有武與古冠異故其纓亦與古異而有垂餘之緌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巳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巳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巳可也（釋文迎魚敬反）

鄭氏曰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巳唯孤爾可也者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巳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孔氏曰儀禮少牢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云弁而祭於巳與少牢異故知是孤親迎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班序愚謂特牲禮元端少牢禮朝服皆特祭也大夫弁而祭於巳其于祫之禮與大夫于祫服爵弁殷祭禮盛也然則士之于祫蓋朝服與服之差等爵弁之下爲皮弁皮弁之下爲朝服皮弁純白不用於祭祀士以元端特祭以朝服祫祭大夫以朝服特祭以爵弁祫祭進朝服而上卽爲爵弁故記者欲許士以爵弁也若如鄭氏之說則大夫尚不得服爵弁而遽以許士恐不然矣

暢曰以椈杼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釋文暢本亦作暢椈引六反枇音比本亦作杷長直亮反刊苦干反）

鄭氏曰曰杼所以擣鬱也椈柏也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

孔氏曰梧桐也擣鬱鬯用柏曰桐杼爲柏香桐潔白於神爲宜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用桑喪祭也吉祭枇用棘特牲禮枇用棘心是也畢以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故也吉時亦用棘畢末頭亦刊

削之柶亦宜然愚謂此言暢曰及柶亦謂喪事之所用者周禮肆師大涓以鬯則築鬻鬯人大喪之大涓共其

鬱鬯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釋文率繂上音律下音帶本亦作帶）

此謂大帶之飾也率讀如左傳藻率鞞琫之率以采飾物之名也凡飾三采者以朱白蒼此二采其朱白與生時大帶死則用以襲尸故於此言之鄭氏謂此襲尸之大帶異於生非士襲變元端爲稅衣以其在內也若其在外之服皆與生時無異何獨於帶而異之

醴者稻醴也甕甒（釋文甕於貢反甒音武缶所交反衡依註作桁戶剛反徐戶庚反見音間厠之間棺衣也如字徐古莧反一辨反折之設反○按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共爲覸字音古見字當音賢徧反）

鄭氏曰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桁所以庪甕甒之屬



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孔氏曰醴者稻醴也者言此醴是稻米所爲也甕盛醴醯甒盛醴酒缶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爲桁所以庪舉甕甒之屬也見謂棺外之飾既夕禮註云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實此甕甒缶衡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間而後以折加於椁上以承抗席案既夕禮藏器於旁加見註云器用器役器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缶於旁註云於旁在見外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畧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兼有人器鬼器人器實鬼器虛愚謂此言葬時藏器之法醴卽所盛於甕者醴有黍醴稻醴粱醴故言此醴是稻醴也甕實一斛甒實五斗缶奮屬以竹或菅草爲之見謂棺飾帷荒之屬棺在帷荒之內而帷荒在外露見故因謂之見也藏

器既畢乃可加折故曰而後折入
重既虞而埋之（釋文重直龍反）
鄭氏曰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曰既夕禮初啟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此註就所倚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愚謂鄭知就所倚處埋之者士喪禮重出自道之後無再入廟之文故知埋重在祖廟門外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氏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愚謂觀此則謂婦人有受命之法者非矣

小斂大斂啟皆辯拜（釋文辯音編）

鄭氏曰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孔氏曰凡當大斂小斂及啟殯之時唯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卽堂下之位悉徧拜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氏曰朝夕哭不帷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肆也既事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無柩者不帷謂既葬也柩柩已去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鄭氏曰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卽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孔氏曰謂君來弔臣之葬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故云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者君既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也門右北面而踊者門謂祖廟門

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爲禮也出待者孝子踊畢先出門待君君來則出門拜送也君弔事畢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反謂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知之也或云此在廟載柩車時奠謂設祖奠也愚謂此謂士之喪未啟之前君有故不得弔而至是始弔也曰若者明其爲非弔禮之常也檀弓君於大夫之喪將葬弔於宮將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乃退彼謂大夫之喪君始死已來弔至葬又特弔故有引車之禮此乃君始來弔弔非因葬故不云引車也知非弔大夫之喪者喪大記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此亦云出待反而後奠故知爲士禮柩既在堂下則君卽位於阼階下西面故主人在柩西中庭東面而拜也門右門東也凡君弔主人受禮於阼階南中庭卽位於門右北面此以君在堂下柩東迫狹故變位受禮柩西之中庭其卽位於門右北面自如常法耳此非有事於柩左右不據柩言也奠或說以爲祖奠是也檀弓君弔於葬命引之乃退不云命奠此必命之奠亦始弔之禮然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裨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爲元冠或爲元端）

鄭氏曰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纊爲繭縕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

縹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縹衲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
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元晏又大夫服未聞子羔
易爲襲之愚謂此襲衣凡五稱繭衣裳者衣裳相連而
著以綿纊者也繭衣裳乃褻衣必以禮服表之乃成一
稱故喪大記曰袍必有表稅衣縹衲所以表繭衣也稅
衣色黑卽元端也謂之稅衣者以其衣裳相連若婦人
之稅衣也所以連衣裳者生時禮服內有中衣襲時內
有袍繭外有皮弁服之屬而元端服在其間故如中衣
之制爲之衣裳相連以一服而兼二葢士之襲禮然也
縹絳色也衲猶緣也素端制若元端而用素爲之葢凶
札祈禱致齊之服也周禮司服曰其齊服有元端素端
此爲第二稱也皮弁爲第三稱爵弁爲第四稱元晏爲
第五稱案士喪禮襲衣三稱爵弁服皮弁服緣衣此襲
衣五稱而又有元晏則大夫之禮也子羔未嘗爲大夫
元晏其褻衣與襲衣不用偶數有褻衣則復加一衣以
合奇數葢禮然也不襲婦服者縹衲婦人嫁時之服也
葢大夫士中衣用縹緣子羔之襲其元端服連衣裳爲
之如中衣之制遂并用中衣之緣與婦人嫁時之服相
似故曾子譏之以此推之則用衣以表袍者雖連衣裳
爲之而不當用緣也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
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釋文爲于僞反又如字使色吏反館本亦作觀音同

說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鄭氏曰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
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

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孔氏曰居間謂婦人與丈夫更踊居賓主之間也皆者皆於貴賤婦人也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愚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日爲五踊加以小斂大斂時又踊爲七大夫三日而殯三日爲三踊加以小斂大斂時又踊爲五士亦三日而殯始死踊小斂大斂之朝不踊至斂時皆踊爲三也以此差而上之則天子七日而殯當九踊也觀此踊數則君大夫殯日皆數死日明矣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釋文卷音袞

鄭氏曰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孔氏曰公襲以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也元端一者燕居之服元端朱裳也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纁裳一者冕服之裳也鷩毳中間任取一服也爵弁二者此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褒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在上華君賜也愚謂公君也上文公七踊下文公大夫士一也公升皆通謂五等之君此不當獨爲異義卷衣一據上公言之若侯伯則鷩冕子男則毳冕也此襲有褒衣而九稱則公襲本七稱有褒衣故加二稱而爲九也然則襲之衣數士三稱大夫五諸侯七有褒衣者皆加焉天子蓋十二稱與喪大記大斂之衣君同以百稱則襲斂所用之衣數五等之君亦同也朱綠帶者玉藻所謂雜

帶燕居之所用也兼用燕居之帶者以襲有元端服也
申重也申加大帶於上言重加大帶於雜帶之上順其
衣之在內外也○凡生人之衣最內爲明衣其外則冬
有裘夏有葛春秋有袍褶之屬又其外有中衣又其外
乃有禮衣若元端皮弁冕服之屬也襲衣衣之於身所
用與生時悉同但四時皆用袍褶而不用裘葛耳士喪
禮襲衣內有明衣裳外有褖衣皮弁爵弁三稱而褖衣
連衣裳爲中衣之制則不復用中衣上文言子羔之襲
繭衣裳與褖衣纁裨爲一即此制也公襲裘最在內不
爲連衣裳之制則袍褶之外裘衣之內又當有中衣矣
蓋大夫以上之襲皆如此與○鄭氏曰朱綠帶者襲衣
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
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繫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

變必備此二帶也孔氏曰朱綠帶者襲衣之帶既非革
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愚謂士惟有大帶君大夫
有大帶又有雜帶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諸侯素
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及此篇所言率帶君朱綠大夫五采
士二采者大帶也玉藻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及此所
言朱綠帶者雜帶也鄭氏解玉藻謂君之大帶以朱綠
爲飾至此篇言率帶君大夫五采士二采則君大帶飾
以朱綠之說已不可通則云襲尸之大帶異於生至此
節又言朱綠帶則謂襲衣別用此小帶異於生其說支
離無據蓋率帶之帶即生時之大帶朱綠帶即生時之
雜帶而襲尸皆用之初未嘗異於生也士喪禮襲有韍
韠韠必繫於革帶則襲固當有革帶矣然此朱綠帶
言申加大帶於上則所加者實朱綠帶而非革帶也且

生時大帶雜帶不一時並施而其所繫則同處故襲時加大帶於雜帶之上若革帶則生時與大帶並用而繫於大帶之下故韠繫於革帶而其下與紳相齊則襲時亦不得加大帶於革帶之上矣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環絰謂以絰環加於首也小斂環絰者小斂奉尸使于堂畢乃降而東襲絰爲士喪禮苴絰大搹要絰小爲饌于東方卒斂主人卽位拜賓襲絰于序東是也公大夫士一者葢他服如衰杖屨之屬君大夫士變服之節有不盡同者而環絰則皆以小斂畢時也○鄭氏謂環絰爲一股之纏絰非也一股之絰舊說所謂弔服之環絰也（環絰說見檀弓）絰記初無言小斂時主人加弔服之環絰者小斂環絰謂環加苴絰豈可以弔服之環絰混之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氏曰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孔氏曰公升謂公來升堂商祝主斂事者也臣喪大斂雖已鋪席布絞紟衾衾聞君將至則徹去之比君升而商祝更鋪席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愚謂席最在下云商祝鋪席則知絞紟衾衣皆再布之矣爲君欲視其衣衾之美惡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釋文廣古曠反長直亮反）

鄭氏曰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元纁束孔氏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也贈用制幣元纁束今魯人雖三元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愚謂內宰職註引天子巡守禮聘禮註

引朝貢禮皆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賈疏引趙商問純四咫之義鄭氏謂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尺四寸幅廣也是制幣長丈八尺廣二尺四寸也今魯贈幣廣止一尺長僅終幅二尺四寸是長廣皆不如禮也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容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釋文相息亮反）

鄭氏曰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淑言君痛之甚使某弔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孔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明諸侯相弔舍褻賄之禮此明弔禮也門西謂主國大門之西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以其凶事異於吉也相者謂主人傅命者也喪無接賓故不言擯而言相此對文耳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故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又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案士喪禮賓有褻擯者入告出請是也孤謂嗣子也某爲嗣子之名必稱嗣子名者欲使使者知適嗣之名云須矣者異於吉禮不出迎也主人升堂西面者從阼階升也知者以弔者升由西階故也又下文孤降自阼階拜之明升亦阼階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今有事於殯故稱子對賓之辭也若對賓則稱孤某也

愚謂弔者謂上客也凡門外之位以客禮者東面以臣禮者北面以燕禮賓東面大射賓北面觀之可見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者客禮也介在其東南北面者下賓也西上者統於賓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也蓋凡諸侯聘弔之使在主國門外之位皆如此鄭氏聘禮註謂聘賓北嚮介西面故孔疏以此爲異於吉然鄭說實無所據也主孤西面在阼階下西面主人之位也如何不淑弔辭也孤某者諸侯在喪未葬自稱之辭也下文云既葬蒲席知此本據未葬之禮也若已葬但稱孤也孤某須矣肅賓之辭也升堂而弔者諸侯之禮然也兩君相弔則賓主皆升堂君弔其臣則弔者升堂主人受禮於中庭若大夫士相弔則賓主行禮於堂下也弔者降不言子降者子不降待後事也下含者襚者賵者皆言出則此脫出字明矣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釋文含本又作唅說文作琀同胡闇反）

鄭氏曰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孔氏曰此明含禮宰夫朝服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衛字鄭服者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此弔者既是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愚謂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弔使亦然此上客弔上介賵又以次介二人爲含者襚者據上公侯伯之禮也若子男三介則賵含皆以上介與諸

侯五日而殯鄰國弔含之使鮮有以殯前至者其含與
襚蓋亦但致其禮而已含玉皆碎之此致璧擬爲含用
耳非謂卽用此璧以含也此璧蓋亦五寸以下致命之
辭亦曰寡君使某含凡賓于殯東南者在殯東而稍南
凡含襚之物南上以柩南首也有葦席者含襚之物不
可委於地故設席以受之既葬蒲席者凡諸侯相於喪
禮皆始死遣使來弔葬時又遣使會葬或國中有事故
始死未得卽遣使故既葬而弔使乃至也既葬稍吉故
用蒲席蒲席精於葦席也喪大記大斂大夫蒲席士葦
席但言旣葬蒲席而不別言他禮之異則葬後含襚賵
其委襚衣圭璧仍於殯之東南以柩本在此故也宰小
宰也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朝服元冠緇
衣素裳也案聘禮遭喪則使大夫練冠長衣受于廟此
宰取璧乃朝服者彼代主國君受禮故練冠長衣此主
孤自服衰絰受弔故宰取璧朝服也宰取璧朝服則含
者亦朝服與屨爲服末凡喪中因事而變服者惟其屨
無變也○孔氏云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若新遭
喪則主人不親受故聘禮遭喪入境則遂也將命于大
夫主人練冠長衣以受此謬說也聘賓非爲喪事而來
其所聘者乃薨君故使大夫受於殯宮若弔含之賓本
爲喪事而來未有爲喪主而不接弔賓者雖初喪豈有
使大夫受之之禮乎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
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
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
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

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釋文要一遍反）

鄭氏曰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授襚者以服者賈人舉者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孔氏曰此明襚禮也上文含者稱執璧下文賵者稱執圭則此襚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襚者執冕服故於此畧之經文先含而後襚則含重而襚輕所委殯東西面南頭爲上故曰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聘禮有賈人故知授襚者以服者是賈人也襚者西面舉者亦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以入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璧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襚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大路襲衣不以襚此外無文愚謂含襚賵之辭同獨於襚言之以見上下也襚衣東西委之南領西上孔氏謂重者在南非也受服以次而近者欲於事敏也宰夫宰之屬也周禮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不言其服者不變服也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釋文賵芳鳳反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按孤某當有某字陸本非是○鄭註使或爲史）

鄭氏曰自卒也下謂馬也在路之下觀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

孔氏曰此明賵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在殯宮中庭喪禮車馬以屬主人故路在東統於主人也若尋常吉禮車馬爲賓而設則路在

馬西故觀禮路下四亞之註云亞之次車而東是車在西統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彼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北輈者謂大路輈轅北嚮也愚謂賵以上介賵者賵禮重於含襚也賵在含襚之後者賵物以助葬先含次襚次賵以喪事之先後爲次也執圭將命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大馬不上於堂故執圭以將命也乘黃四馬黃色也周人黃馬蕃鬣故馬之爲庭實者皆以黃康王之誥曰皆布乘黃朱是也大路賵車也先路不以襚此曰大路者尊其名也士喪禮公賵元纁束馬兩又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是士禮賓賵亦元纁兩馬也此諸侯禮有乘黃大路執圭將命然則大夫之禮蓋元纁束四馬與北輈者向內也凡喪自卒祖以前陳車皆北向故此車亦然馬在路西者此時柩在堂上主孤在堂下堂上之物則統於柩而西上堂下之物則統於主人而東上也既夕禮車以東爲上者爾時柩在堂下車直東榮統於柩也言執圭將命於車馬之間者客使先設車竟乃率馬設於路西言上介執圭將命與客使設馬之節相當也坐委於賓東南隅者圭尊於璧委於席上而在璧之南也宰不言其服者因前朝服可知也○孔氏曰隱元年公羊傳云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故前文云諸侯相襚以後路是也此無賻賻是加厚非常故也故宰夫註云其間加恩厚則有賻雖有貨亦有馬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既夕有贈贈施於死必及葬節此未必一當葬時也既夕有奠此無奠者以奠主於

親者故既夕禮云兄弟賵奠所知則賵而不奠此諸侯相於既疏故無奠案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含襚賵者爲約此雜記兩諸侯相敵明天子於二王後亦相敵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文鄭知天子於諸侯含賵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二傳但譏兼禮不譏其數是也鄭知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者約士喪禮諸侯於士有襚有賵明天子於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更無所尊明尊此卿大夫如諸侯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外推此可知愚謂孔氏所言含襚賵賻奠禮數之差皆是也有喪相弔含襚賵者邦交之常禮也其有錫舅昏姻之好者則又有賻焉至贈則會葬時之禮非行於弔時者也蓋古者諸侯弔聘之所及者皆其同在方岳之下者也故左傳曰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先王之世非同方岳則無同盟之事也以春秋考之隱桓莊閔之世所書者皆東諸侯之事也以晉之強大而自僖公以前其事無書於册者蓋晉在并魯在兗赴告聘弔之使原不相及蓋先王之舊制如此自霸者既興邦交日繁於是赴告交馳於四國而其禮或亦不能備故有如秦於魯成風之喪僅有襚徐於邾宣公僅有含者蓋以舊制本不當相弔襚故其禮止於如此而已足也至諸侯之於天子必當備含襚賵賻之禮故春秋武氏子來

求賻葢以禮之所有者責之也若天子於諸侯則如惠公仲子僅有賵成風有含賵此或周衰不能備禮大約同姓異姓庶姓其恩禮當有厚薄但其詳不可考耳諸侯於其臣則士喪禮有襚有賵卿大夫宜更有含天子於其卿大夫士亦當如此鄭釋廢疾所推亦大畧得之惟其言天子於諸侯之臣當如諸侯之於士者則非是葢陪臣疎賤其喪固不敢上赴於天王而天王於諸侯之臣亦必不能一一而弔襚之也

凡將命鄉賓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釋文鄉許亮反）

鄭氏曰凡者說不見者也鄉賓將命則將命立於賓之西南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愚謂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者言於子拜稽顙之時而西面委之亦若避子之拜然也宰小宰也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又宰夫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襚衣輕故宰夫主之圭璧重故宰舉之凡臣之升降宜統於君此王孤自阼階宰與宰夫乃自西階者含襚之物皆在西由便也

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鄭氏曰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愚謂鄭氏云禮畢者弔含襚賵奉君命而行者其禮畢於此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釋文臨如字徐力鴆反介音界舊古賀反相息亮反紼音弗寡君命絕句下放此使色吏反○今按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爲一句陸氏命字絕句非是

鄭氏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孔氏曰云一介老某者則若曲禮云七十使於四方稱老夫之類前四禮皆奉君命而行如聘禮之聘與享故在門西此臨是私禮若聘禮之私覿故在門東愚謂臨入哭也弔所以慰主人臨則使者自致其哀上四事皆奉君命而行臨則使者之私禮也一介猶一个也老所謂寡君之老則此客乃諸侯之卿也相執紼謂助執其喪事也門右門東也入門右者入闌東而右東上者統於主人也以非爲其君行禮故不敢以賓客自居所謂私事自闌東也按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此弔者既從主人之辭亦當如私覿之禮出門而復從闌西以入而立於門西此但客立于門西不言出而復入者文畧也聘禮介立于賓右而西上此介立于賓左而東上者變於吉也於此言孤降自阼階則自與客升之後未嘗降矣弔爲君行

禮故客升堂致命主人亦升堂而拜之臨爲臣禮其位在門西故主人必降階而拜之也孤降自阼階則升亦自阼階矣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此以客由西階故主人避之而由阼階有爲爲之也升堂哭踊者亦諸侯之弔禮然也若未葬則哭踊之後主人當降卽阼階下位客當復門西之位而設朝奠既奠然後客出此於哭踊下卽言客出者文畧也送于門外送於大門之外也凡喪禮不迎賓於其去則送之○孔氏曰案左傳昭三十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喪大夫弔卿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若於文襄則大夫也愚謂此言一介老則諸侯之卿也然會葬之使例尊於弔若諸侯相弔使卿則會葬亦必使卿然諸侯三卿若爲一國之喪而頻使二卿於外則勢有所不能然則此弔者蓋攝卿以行者與然自稱一介老則其非士決矣而子大叔言先王之制士弔卿會葬者凡左傳中所言先王之制不必皆可據且諸侯國有大小則其相弔之禮容有隆殺或弔於大國使大夫攝卿敵國使大夫小國則使士也但子大叔對晉人特舉其殺者言之耳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氏曰辟其傷痛已之親如君孔氏曰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愚謂國有君喪其臣皆服斬無弔人之法故疏惟以他國來弔者言之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釋文馮皮冰反本或作憑

鄭氏曰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此愚謂此與喪大記小異蓋上有脫文與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釋文燎力召反又力弔反乘繩證反

鄭氏曰乘人謂使人引車也專道人避之孔氏曰終夜燎謂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專道而行喪在路不避人也三事爲重故與天子同愚謂終夜燎孔疏專以啟後言之然未殯之前設燎亦終夜也故士喪禮小斂之後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是也蓋始死柩未藏既啟柩已露須備非常而治殯斂爲葬具爲事嚴急亦非窮日夜之力不可故必終夜設燎也柩車駕馬或有傾覆奔軼之患故必以人輓之也專道而行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由中央今此柩車專一道而行也柩車執紼者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差次言士當用百人人既衆多非專道不可行也此三者皆無尊卑之異故雖士得與天子同也

禮記卷四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雜記下第二十一之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沒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反後死者之服孔氏曰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大祥前未竟之時也愚謂父喪小祥後遭母喪則應服母之服而爲父祥禫則必服父除喪之服以明遭母喪以後服雖主於新死者而於舊喪之哀亦未嘗不兼隆焉故服其除服以明哀之至此而除也若母喪未沒而有父喪亦如之○孔氏曰若母喪未葬而値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也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不

忍凶時行吉禮也愚謂母喪未葬則練祥之祭不行既葬而祭而亦服其服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孔氏曰言此諸親自始死至除喪皆在父母服內亦爲服除服也然但舉此輕足明前之重而前文言母喪得爲父變除者庾氏云蓋以變除事大故也愚謂此謂一時而並遭期與三年之喪者也一時而並有此二喪則當爲重喪服而當輕喪之除則必服其服以明哀雖隆於重喪而亦未嘗不兼有焉故以除喪之服表之也除謂卒哭變麻服葛及於主人之練而釋服也若諸父昆弟無三年者則至期已爲之祭而除服若父母之喪既葬而有期喪則變服期服於期喪卒哭而反重服於親喪既練而反期服於期服除而反練服若既練而有期喪則爲期喪服其除父母之喪也服父母之服此雖但言諸父昆弟然喪服大功以上爲親則從父昆弟之服亦當然蓋三年之喪齊衰變既葬大功變既練既於三年之喪而並爲之服則必於三年之喪而並爲之除矣三年之喪雖既練不爲小功緦變服故不除惟於哭之也則服其服而往

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練祥皆行 釋文顙口迥反徐孔顙反沈苦頂反

鄭氏曰言今之喪既服顙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喪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

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疏云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
謂也當云今又喪父母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
母不得并稱父也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
矣顯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服顯孔氏曰既顯者謂後
喪既虞卒哭合變麻服葛無葛之鄉則服顯也後喪既
顯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庾氏云後喪既
顯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若先有
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
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若先有母喪而
後父卒母喪雖期父喪既顯母之練祥亦皆行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釋文附義作祔出註
鄭氏曰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祔則孫
可祔焉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孔氏曰禮孫死
祔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
禮祔於祖也禮祔在練前若祔後未練則得祔直云未
練足矣兼言祥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
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則練時
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以高祖入於太祖廟其祖
傳入高祖廟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又三年喪畢
祫於太祖之廟是祥後祫也故云未練祥嫌未祫祭序
於昭穆爾兼言祥者恐未祫故也然王父未練孫得祔
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愚謂
喪既卒哭而祔祔畢還祭於寢至練而後壞廟天子諸
侯則於練後祫祭之時以次遷其廟大夫士雖無祫亦
於練後將大祥時遷毀其廟至除喪乃奉新死者入廟
而吉祭焉今祖未練而孫死則高祖之廟尚未遷未祥
而孫死則高祖雖或已遷而祖尚未入廟皆疑於孫之

無可祔嫌當如王父在而祔於高祖之禮故言猶是祔於王父猶如字言猶祔於王父而不祔於高祖也祔於王父者王父練祔祭於寢葢於寢祭王父而祔其孫與有賓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鄭氏曰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賓既乃更卽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孔氏曰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哭於殯宮嫌是哭殯故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爲新喪也入奠者謂明日之朝著已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出者卒終已奠而出改服卽位者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而卽昨日他室之位如始卽位之禮謂今日卽哭位之時如昨日始聞喪卽位之時愚謂外喪謂兄弟之喪也他室側室也哭同姓有服之喪宜於阼階下西面今乃哭於別室者殯宮朝夕哭之位在阼階下若哭外喪於此則有哭殯之嫌也入奠卒奠出以下謂聞喪之明日又哭之禮也凡哭者三日而畢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釋文曲禮下同音預濯大角反它音他

鄭氏曰猶亦當作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後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愚謂既視濯謂祭之前夕既視滌濯祭器及甑甗之屬也猶亦當如字祭事始於視濯既視濯則不可以中輟故雖父母死而猶

與祭也然臣將與君祭而父母疾病將死則固當以情
告於君而使人攝之矣今乃猶與於視濯者葢謂猝然
遇疾若魯叔弓涖事而卒者也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
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鄭氏曰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孔氏曰
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
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
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
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鄭氏曰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
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
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
散等粟階爲新喪畧威儀孔氏曰若同宮雖臣妾葬而
後祭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
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
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爲之矣若喪柩即去者則
亦祭不待三月也祭猶謂二祥祭散粟也等階也吉祭
則涉級聚足喪祭則粟階蹜禮記云粟階不過二等註
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散等粟階是一也愚謂同宮謂新死者在殯宮也如同
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舉輕以明重也臣妾且然兄弟
可知凡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不命之士兄弟固有

在父母之殯宮而死者矣若本非同宮雖在喪次而死自當還殯於其寢亦既殯而祭非徒疾病而歸者爲異宮也祭主人之升降散等謂兄弟既殯既葬而爲父母二祥其禮皆然也二祥吉祭不當栗階爲新有兄弟之喪故也雖虞祔亦然者謂爲父母將虞祔而有兄弟死亦如此既殯而祭也殯宮有死者則輟虞祔之祭故小記有既葬不赴虞之事庾氏謂虞祔得爲非也若既葬而祭則葬畢當先爲父母練祥然後爲兄弟虞祔孔氏云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亦散等亦非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釋文嚌才細反啐七內反徐若快反

鄭氏曰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至口孔氏曰主人之酢也嚌之者謂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酢則嚌之也衆賓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則啐之以其差輕故也鄭註曾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知小祥之祭旅酬之前皆爲之也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皆卒爵神惠爲重雖在喪亦卒爵皇氏云主人之酢爲受尸酢其義非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鄭氏曰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侍謂相於喪祭禮者薦謂脯醢也吉祭賓不食孔氏曰侍謂相於喪祭禮者薦謂脯醢也吉祭相者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不主飲食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祔不獻賓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釋文稱尺證反）

鄭氏曰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愚謂敬者哀禮之兼盡而附身附棺一無所悔者也哀則感有餘而禮或有未盡者也哀者無不瘠瘠則勉爲瘠而情有所未至者也極乎情之哀而見於顏色者足以稱乎其情備乎服之重而見於戚容者足以稱乎其服此能哀之實也方氏慤曰顏色在乎面目顏色稱其情以外稱內也戚容兼乎四體戚容稱其服以本稱末也外不稱其內則色爲僞本不稱其末則服爲虛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鄭氏曰輕者如禮行之末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孔氏曰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已喪孝也愚謂此上有闕文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釋文少詩照反解佳買反期音基）

鄭氏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情也解倦也孔氏曰三日親之初死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前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三年憂者以服未除鬱頼憂戚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釋文堊烏各反字亦作惡同見賢遍反）

鄭氏曰言已事也爲人說爲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

見乎毋乃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孔氏曰言而不語謂
大夫士言而後行事者故得自言已事而不得爲人講
說也對而不問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
與有服之親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問傳云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愚謂三年之喪立
不羣行不旅坐不與人俱皆爲其狎處忘哀也
疏衰皆居壐室不廬廬嚴者也
鄭氏曰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釋文長丁丈反
鄭氏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孔氏曰此等之
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
抑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降服進之視兄弟長中下
殤服輕上從本服視其成人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兄弟之喪自期以下之喪也黃氏幹曰內除外除皆謂
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未內除服輕者則不惟
外除而內亦除也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鄭氏曰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諸顏色謂釀美酒食使
人醉飽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
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
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釋文瞿九遇反
鄭氏曰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
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親者名與親同孔氏曰見似云
目瞿聞名應云耳瞿而云心瞿者但耳狀難明因心至

重惻隱之慘本諸心故直云心瞿顏色戚容必有以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是獨云弔死問疾者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也愚謂瞿者瞿瞿然驚貌蓋親喪外除故雖免喪而餘哀未忘若此其餘期喪以下則直道而行之服既除而哀亦與之俱除可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釋文朝直遥反及下武叔朝皆同

鄭氏曰爲期爲祭期也朝服爲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愚謂凡祭皆前夕爲期特牲禮請期曰羹飪是也吉時朝服元冠緇布衣素裳大祥朝服用朝服之衣裳其冠則縞冠也士祭服元端而祥禫之祭乃服朝服者元端純吉服也朝服素裳與喪服之色相似故祥祭服之

既祭則服麻衣以居其冠無變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禫而綅祥祭縞冠朝服則禫祭綅冠元端與大夫以上之祥祭其服蓋與此同其首服則用縞而如弁之制爲之與○鄭氏曰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孔氏曰從祥至吉其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愚謂註疏所言大祥後變除之服皆本於變除禮而變除禮實未足據也大祥素縞麻衣此自祥祭服之以至於禫而除者也禫而元端綅冠此自禫祭服之以至於吉祭而除者也說詳玉藻既禫則纖冠深衣以居以既祥縞冠麻衣推之可

知也深衣者燕居之所常服也麻衣即深衣但其緣異耳至吉祭元冠元端特牲禮主人祭元端除喪吉祭當用平時吉祭之服也既祭則朝元端夕深衣復其常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陸氏佃曰此言親喪既祥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縞既祭然後反他喪之服愚謂此謂親喪既練而有大功以上之喪者也前言有父之喪未沒喪而母死則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義與此同但前專言父喪將沒而遭母喪此廣言親喪將沒而遭他喪耳蓋三年之葛大功以上之麻皆得變之至大祥之祭則必還服重喪之縞所謂服其除服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鄭氏曰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於士士至事謂大小斂之屬孔氏曰當袒謂斂竟時也絕踊止踊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此云絕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已竟袒踊時也乃襲者謂踊竟襲初袒之衣也此云乃襲則知鄉者止踊拜大夫時未襲愚謂此謂大夫士於主人於斂畢既即位而後至者大夫尊不待成禮而拜之反反阼階下之位也改成踊者爲初尚未成乎踊也踊以三者三爲成士卑成禮而後拜之不改成踊爲已成乎踊也若至在主人即位之先則於降即位時皆先拜之乃即位而踊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釋文犆音特同

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

鄭氏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

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孔氏曰上大夫平常吉祭少牢虞依常禮用少牢也卒哭謂之成事言成吉事也附附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犆牲也卒哭成事附皆少牢依平時吉祭禮也不云遣奠加者畧可知也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明虞與卒哭不同微破先儒之義愚謂卒哭之祝辭曰哀薦成事故卒哭謂之成事士虞用特牲與平常吉祭同士虞記不言卒哭祔用牲之異則與虞祭同特牲也下大夫虞用犆牲與士同而卒哭與祔皆少牢則隆於士也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與祔用大牢則隆於下大夫也上大夫之虞下大夫之卒哭與祔其牲皆平時吉祭之牲也上大夫之卒哭祔加於吉祭一等而用大牢下大夫之虞降於吉祭一等而用犆牲或隆或殺亦視其宜以爲之等而已士遣奠進用少牢檀弓曰大夫五个遣車五乘則上下大夫遣奠皆大牢矣練祥之牲蓋各與其卒哭與祔同與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孝子某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徐尺證反伯子某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徐尺證反稱昌升反鄭氏曰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孔氏曰此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也愚謂此謂卜葬日命龜之辭告神謂之祝非謂大祝小祝之屬也士喪禮卜葬祝無事焉子

孫曰哀三句謂所稱主喪者之辭也子孫曰哀子某哀孫某夫曰乃某兄弟相爲直稱名而已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謂所稱死者之辭也伯子謂其居長者也其辭曰弟某來日某卜葬其伯子某甫若仲叔亦各因而稱之卜葬其弟則曰季子某上言兄弟下但言伯子某舉一端以發其凡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輮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釋文轂工本反輮胡罪反又胡瓦反又胡管反）

鄭氏曰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孔氏曰關穿也輮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愚謂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蓋哀深故病病故資杖以扶之此惟脩飾之君子能之而非可概諸愚不肖之人也故杖本爲有爵者設而其後乃推而用之庶人蓋亦予之服以責其情而使之企而及也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杖所以服至尊乃以之關轂而輮輪則其節褻甚矣故自是有爵者始杖而庶人不復杖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釋文飯扶晚反）

飯以米貝實死者口中也士喪禮布巾環幅不鑿言不鑿則當有鑿者蓋大夫以上之禮也士飯不鑿巾者士覆面之巾短不逮於口不必鑿而可以飯也大夫以上巾長逮於口下故必鑿之乃可飯公羊賈鑿巾以飯以士而僭大夫之禮也○鄭氏謂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則有鑿巾非也大宰職大喪贊含玉贊謂助王也王親含而大宰助之猶士親含而宰洗柶建于

米以從也然則王猶親含矣飯含之事豈有主人不親而直使他人執其事者乎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鄭氏曰言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孔氏曰冒所以揜葢尸形未襲之前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至小斂之時則以衣總覆於冒上皇氏云大斂脫冒未之聞也愚謂未襲以前沐浴衣尸雖形而未可設冒故言襲而后設冒后非衍字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



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釋文遣弃戰反裹音果與音餘夫音扶）

鄭氏曰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甯爲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孔氏曰或人言喪禮既設遣奠事畢包裹遣奠之餘以去猶如生人食於他家食畢而裹其餘相似君子食於他家不應裹其餘食以去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去愚謂或人謂既食而裹其餘則傷於廉非君子之道今既遣而包其餘是不以君子之道處其親也大饗諸侯相饗也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乃主人之所以待賓而非賓之所自取則初無傷於廉也父母家之主今長往不返其奠餘之物乃俟主人而送之正與待賓

客同是乃人子之所以致其哀也再言子不見大饗乎
所以深曉或人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釋文爲于僞反與音餘
鄭氏曰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言非是爲人喪而問
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孔氏曰此語
接上之辭故鄭云滅脫與語助也豈非爲人之有喪而
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平敵則問卑下則賜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鄭氏曰謂受問受賜者也孔氏曰此論身有喪拜謝之
禮三年之喪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
愚謂喪拜有二法稽顙而後拜拜而後稽顙也吉拜頓
首之拜也其異者尚右手耳說詳檀弓上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哀絰而受
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釋文遺於季反下文同必三如字又息暫反
鄭氏曰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薦於廟貴君之禮
孔氏曰衰絰而受之雖受之而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
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
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
辭愚謂喪不食肉飲酒故遺之酒肉必三辭至其不可
辭而後受之也於受之特言主人者明雖在喪不使人
代受也在喪衰絰不離身特言衰絰以受之又明不爲
受賜變喪服也薦謂薦於死者受而薦之榮君賜也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
遺人可也
鄭氏曰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愚謂從父兄
弟大功之服也言此則期喪以上既卒哭不遺人可知

矣然可也者畧許之辭則不若不遺人之爲尤得也○
自非爲人喪至此明在喪受問遺之法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斬（釋文縣音玄期音基下同斬徐以漸反）
鄭氏曰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愚謂斬削也斬之痛
深刻之痛淺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
之則服其服而往
鄭氏曰功衰既練之服也孔氏曰重喪小祥後衰與大
功同故曰功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
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然也如有服謂有五服之親喪
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而往哭之則不著
已功衰而依彼親之服以服之申骨肉之情也賀瑒云
新死者服輕不爲制服往哭之則虧服其服事畢反服

故服也庾氏云此謂小功以下之親始聞喪不爲制服
至於往弔哭乃服其服皇氏云此文雖在功衰之下而
實通初喪假令初喪而有五屬之親死則亦虧服五服
之服而往彼哭也愚謂三年爲父既練衰七升與降服
大功同爲母既練衰八升與正服大功同故曰功衰曾
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
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功衰
雖不弔人若有五服之親喪則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
之此雖承功衰而言其實未練亦然檀弓曰有殯聞遠
兄弟之喪雖緦必往皇氏謂實通初喪是也大功之麻
變三年既練之葛此僅服其服而哭之賀氏庾氏謂惟
據小功以下輕喪亦是也服問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
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鄭氏曰諸侯

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孔氏曰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愚謂諸侯絕旁期惟尊同乃服非尊同雖所不臣不服也若遇哭諸侯則不得云往哭此自諸侯達諸士惟據功衰不弔而言如有服以下特遑耳

謂大夫士之禮耳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文禫大祫反○自十五月而禫以上十八字舊在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上鄭云當在練則弔上

鄭氏曰此謂父在爲母也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

愚謂此謂父在爲母及爲妻之服也爲母本三年以父在而降周景王有后與大子之喪而叔向謂其有三年之喪是妻之喪雖非三年亦本有三年之義以不敢同於母而降凡期之喪至十三月於主人之練而除若無

三年者則亦於十三月而除惟父在爲母及爲妻則有練有祥有禫與三年之喪同以其本由三年而降也既有練有祥有禫則其變除之服亦悉與齊衰三年同矣

十一月而練者以期喪皆十三月而除此練後尚有祥禫故視三年練祭減其二月也十三月而祥者凡期喪以十三月而除此亦於大祥而除衰杖也十五月而禫者三年之喪祥禫中間一月故此亦祥後二月而禫仿其去除喪之期近之也三年之喪練不弔此練則弔者爲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爲石經無而字

鄭氏曰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愚謂既葬大功弔者謂大功既葬可以弔人也哭而退不聽事者言大功既葬弔人哭畢即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爲其忘已

哀也孔氏曰期喪練弔亦然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釋文功衰弔本又作大功衰弔庾云有大字非）

鄭氏曰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孔氏曰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執事擯相也愚謂大功既葬乃弔此期喪未葬卽弔者蓋以殯不在已族故也然則凡姑姊妹之大功皆如此而大功既葬而弔專爲本族之服矣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釋文與音預）

鄭氏曰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也孔氏曰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不論鄉人之同異也亦爲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曾子問云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釋文封彼驗反又如字）

鄭氏曰此弔者恩厚薄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謂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作祔孔氏曰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來會趨喪也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相揖謂經會他處相揖者也恩微深故柩出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相見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至家而退朋友情重生死同殷故至主人虞祔而退也然與死者相識其禮亦當有弔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註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愚謂知生者弔知死者傷若通而言之皆謂之弔也此所言相趨之等蓋皆與死者恩誼淺深之異也相趨謂嘗相聚會而趨就若檀弓趨而就子服伯子於

門右是也相揖謂嘗相聚會而相與爲禮若陳司敗揖
巫馬期是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
待盈坎釋文坎口敢反○鄭註坎或爲壙
鄭氏曰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
上至四十丁壯時非鄉人則少長皆反優遠也孔氏曰
鄉人同鄉之人也盈坎者謂空竟以土盈滿其坎五十
始衰故空竟孝子反哭老者亦從孝子反也四十強壯
故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無問少長皆從主人
反優饒遠者○從三年之喪至此明弔喪之節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
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
肉五十不致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釋文視如

字徐市志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疑猶恐也愚謂目昏則視不明耳聵則聽不聰
肢體憊則行不正心志昏則不知哀四者皆哀毀之過
也病謂病其不知禮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
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釋文人食之音嗣
鄭氏曰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
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孔氏曰親族不多若
非親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至忘哀愚謂期三年之喪
既葬適人雖其黨不食也喪大記曰既葬若君食之則
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則外此皆不食矣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釋文酪音洛食上如字下音嗣

鄭氏曰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醢呂氏大臨曰不能食
食鹽酪可也喪大記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
有所不能亦不可強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
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釋文瘍音羊創初良反
鄭氏曰毀而死是不重親○自喪食雖惡必充飢至此
明居喪毀瘠節制之事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垣釋文免音問垣古鄧反
鄭氏曰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
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垣道路孔氏曰從柩謂送葬從柩
去時也反哭葬竟還時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送柩
反哭於道得免非此則不得免於道路也此謂葬近而
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及郊而後反著免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鄭氏曰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孔氏曰言小功以上各
在其服限如此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士虞禮沐浴不
櫛鄭註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
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註云彌自飾此雖士禮大夫
以上亦然愚謂虞祔練祥必沐浴接神宜自潔也非是
則否哀不在於飾也緦麻恩輕雖沐浴可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
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釋文辟音避
鄭氏曰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
之也不辟涕泣至哀無飾也孔氏曰小功請見人可也
則大功不可也此小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小功亦
謂既葬也凡言見者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

而皇氏謂見人爲執贄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贄相見乎愚謂凡相見之禮賓主以摯相授此執摯謂受賓摯而執之也大功之喪若尋常人來見已則可見若人執贄見已則已不可見之而執摯也大功如此則疏衰可知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釋文期音基

從政謂出而從國家之政也禮運曰三年之喪期不使蓋三年之喪祥而從政者正也期而從政者權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鄭氏曰嬰猶鷩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鄭氏曰卒哭而諱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爲王父母以下之親諱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孔氏曰父之王父母於已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父之兄弟於已爲叔伯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父與子同有諱也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從祖正服小功父之姑於已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皆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已從父而諱父之姊妹於已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是已與父同爲之諱也愚謂曲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又諱及曾祖者蓋父逮事其父故爲其祖諱已又逮事其父故又爲父之祖諱也不言父之父母者王父

母與父同諱則父母可知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若不逮事父者皆不諱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不諱

鄭氏曰母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舉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孔氏曰從祖昆弟父服小功不爲之諱已又不得從父而諱若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不但宮中旁側其餘處皆爲之諱也愚謂母之諱於已小功親也妻之諱於已緦親也皆不在應諱之限故母之諱在宮則諱之妻之諱在其側則諱之出宮則不諱矣上文子與父同諱雖盡曾祖之親然皆父之尊長與其兄弟也從父昆弟父報服期然卑屬也父不爲之諱於已爲大功亦不諱若從祖昆弟視從父昆弟又疎乃反諱之何耶且親之有諱不諱爲恩之有淺深也從祖昆弟乃小功之親雖與母妻之諱同其恩非因而加隆也何以遂當爲之諱耶疑此文有誤脫耳註疏之說蓋未必然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釋文冠古亂反下同三息暫反○鄭註雖或爲唯）

鄭氏曰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孔氏曰冠於次者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愚謂以喪冠者謂既及冠年而遭

喪則於成服之日就喪次而冠之雖三年之喪可也者冠爲嘉禮而三年之服尤重疑非用嘉禮之時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然則齊衰大功得因喪而冠可知矣入者入於殯宮也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葢若見之然此三年之喪以喪冠者之禮也若冠年在遭喪之明年則因變除而冠其禮亦如之其非三年之喪則冠畢至明日朝夕哭乃入卽位也○孔氏曰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乃可冠矣愚謂因喪而冠者固當以成服之日或變除之節然士冠記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則冬夏皆可冠初無限以二月之法因變除而冠喪在隔年至明年受服乃及冠年者則然然亦惟齊斬之服有此若大功小功則喪末可用吉禮而冠矣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釋文取七住反又如字

鄭氏曰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後可爲昏禮孔氏曰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於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婦也下殤之小功不可冠取若長中殤之大功理不得冠取矣愚謂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皆以卒哭後爲末葢喪以卒哭練祥爲變除之大節期功之喪自卒哭以至除喪其間別無變除故止爲一節而皆謂之末也昏禮攝盛視冠爲重

而嫁子則禮成於壻家取婦則禮成於己家故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未可取婦也下殤小功之末非但不可取妻且不可冠以其本齊衰之親也則齊衰之末不可冠取明矣然上言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則齊衰以下得因喪冠明矣此又言大功小功之喪至喪末乃用吉禮冠者蓋因喪冠爲不欲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也然喪有輕重而應冠之人亦有當室不當室之異故或因喪服而冠或待喪末用吉禮而冠也說詳曾子問



貢生泰順後學周異操校梓



禮記卷四十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雜記下第二十一之二

凡弁絰其衰侈袂

弁絰大夫以上之弔服也侈大也士之弔衰袂二尺二寸圜殺之至祛而爲一尺二寸與元端服同大夫以上之弔衰其袂不圜殺故曰侈袂○鄭氏曰侈猶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袂侈三尺三寸孔氏曰士則其衰不侈故周禮司服有元端素端註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愚謂註疏之說非也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褖衣侈袂鎗鳴按儀禮作錫衣此從敖氏繼公說讀錫爲褖　主人之朝服與褖衣相當褖衣侈袂則朝服可知朝服侈袂則弁冕之服亦侈袂

可知左傳晏子端委立於虎門則朝服亦名端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大戴禮武王端冕而受丹書大戴禮哀公問端衣元裳冕而乘輅韓非曰築社者攜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是冕服亦名端朝服與冕服皆侈袂而其制皆端則謂侈袂爲益其袂爲三尺三寸者必不然矣喪衰名爲端衰喪服記言喪衰之制曰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衽尺二寸此士之喪衰也士以元端爲祭服其喪衰與元端同制是元端服衣與袂皆二尺二寸而其袂則圜殺之爲一尺二寸蓋元端服自天子以下皆用以燕居故殺其袂者所以便事也自朝服以上皆用於朝祭故其袂二尺二寸而不圜殺不殺則袂侈矣雖士之朝服爵弁服亦然士之喪衰及弔衰皆用元端服之制大夫則喪衰弔服其首服皆以弁故其衣皆侈袂與士異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釋文與音預聞音問又如字辟音避一音婢亦反

鄭氏曰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大功將至辟琴瑟亦所以助哀也崔氏靈恩曰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愚謂大功將至謂他人有大功之喪者也已於其將至而爲之辟琴瑟君子不奪人之喪忠恕之道也大功且然則重者可知小功至不絕樂者服輕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

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鄭註里或爲士

鄭氏曰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黨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或曰主之者謂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孔氏曰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愚謂四民羣萃州處而乃有死而無前後家東西家者謂其所與居者皆妻之黨而無可以主其喪者也里尹於民爲親故無主則爲之主葢哀其顛連無告而爲之治其殯葬虞祔之事古者吏之於民其所以用恩者如此

其至也或曰主之者記者又引或人之說以爲夫若無族而又無前後家東西家則妻之黨可以主之而還祔於夫之黨葢不得已而通禮之窮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鄭氏曰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者采者不麻謂弁絰者必服弔服是也采元纁之衣孔氏曰麻者不紳言著要絰者不得著大帶也執玉不麻者謂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案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註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享之事執玉得服衰絰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享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享之時自若吉也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絰之屬不得加於元衣纁裳之上也愚謂麻者不紳此麻謂首絰

也謂首著麻絰則身著麻帶不得以大帶配之也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此麻兼謂絰帶也執玉不麻謂喪中執玉則不得服首絰麻帶也故聘禮遭喪大夫練冠長衣以受上篇致含宰朝服取璧皆不服絰帶也麻不加於采謂首服元冠則不加麻絰身服元纁則不加麻帶也麻不加於采而弔者小斂加武帶絰其時主人未成服弔者猶元冠緇衣也以是知弔絰皆葛絰也惟朋友則至成服而易以麻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

鄭氏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用故事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釋文偯於豈反說文作倚扶味反）

鄭氏曰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孔氏曰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愚謂偯哭之餘聲也問傳曰大功之哭三折而偯則父母之喪雖成人哭亦不偯矣而此云童子哭不偯者彼謂始死之時雖成人哭父母亦不偯所謂嬰兒中路失其母是也若既葬以後則成人哭有曲折餘聲惟童子不偯也童子當室則杖以其爲喪主也喪服傳曰杖者所以擔主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主幼則使人抱之既使人抱之則必當爲之執杖是爲喪主始生卽杖不獨世子也至於踊與居廬則非孩提所能雖世子亦必待稍長矣皇氏謂杖則備此五事者亦未必然大約十五以上則五者備有而天性淳至者或亦非年

之所能限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曰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陸氏佃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大功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矣故曰由文矣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釋文相息亮反）

鄭氏曰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愚謂詔辭自右以代尊者出命也相禮與詔辭別當由左由右非也案檀弓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是子游之先擯者矣禮由右而子游正之也泄柳之母死擯者尚知由左至泄柳死其徒又復失禮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釋文飯扶晚反）

鄭氏曰此謂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孔氏曰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案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愚謂飯含也對文則米曰飯貝玉曰含通而言之含亦謂之飯也周禮玉府共含玉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上篇諸侯致含以

璧左傳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士喪禮實貝三不用玉則大夫以上含用貝玉士惟用貝也此但言貝者據上下之所通用者言其差爾鄭氏以爲夏禮無所據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鄭氏曰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卽反虞孔氏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情深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卽卒哭異天子至士葬卽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釋文臨如字徐力鴆反

諸侯於鄰國之喪先行弔禮其次致璧以飯含其次致襚以襲斂其次致賵物以助葬皆以喪事之所用爲先後末則弔使自臨故曰其次如此也案士喪禮始死有致襚葬時有致賵此含襚賵同日畢事者蓋同國之禮襚賵異時各致異國之禮則襚賵一時並施故春秋文五年成風之喪天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而子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以將之亦始死卽致賵皆異國之禮也雖賵襚並施至葬時別遣人會葬故文五年王使召伯來會葬會葬則當致贈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釋文比必利反爲于僞反

孔氏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算或可喪大記云三問者君自行此云無算者遣使也愚謂問之者或親往或使人也

無算謂無一定之數也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者疾有久暫劇易之不同不可爲一定之數故曰無算要其多者不過三問也於士但一問之而已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此君爲大夫此卒哭不舉樂當弛縣爲士比殯不舉樂則但去樂也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釋文葆音保引以愼反）

鄭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柩於廟也廟中曰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止之大夫士皆二紼孔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問是也皆銜枚者謂執紼之人口皆銜枚止諠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工人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執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於路爲進止之節也

愚謂周禮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紼天子執紼之人出於六鄉六遂則諸侯執紼之人出於三鄉三遂而執紼者千人矣諸侯執紼者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則士百人與周禮大司馬註云枚如箸銜之有繼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司馬謂兩司馬也周禮大司馬教大閱兩司馬振鐸兩司馬卽鄉遂之閭胥里宰平時則屬於地官而掌閭里之政教有事則屬於司

馬而主徒役之政令也匠人匠師蓋冬官之考也執羽葆於柩前以指揮爲柩行抑揚左右之節也周禮喪祝及朝御匶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又鄉師大喪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是王喪朝廟以喪祝御匶及出宮而代以鄉師與匠師也士喪記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是柩車者匠師之所職而鄉師統領六鄉徒役是其所主故以此二人御匶諸侯之禮蓋亦然此不言喪祝及鄉師者文畧也朝廟屬於輔軸謂之綍在塗屬於柩車謂之引於諸侯言執綍於大夫言執引互相備以見所用之人數及執鐸御柩之法朝廟與在塗時並同也大夫二綍不言者從上差之可知也不言銜枚者大夫執引之人或出於朋友鄉黨之助不可以徒役之法治之也茅編緝白茅爲之亦所以指麾也左傳楚軍前茅蓋此類也士御柩以功布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釋文揜於檢反本亦作揜偪音逼本又作損）

說見禮器及郊特牲鄭氏曰難爲上言其僭天子諸侯難爲下言其偪士庶人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鄭註踰封或爲越疆）

婦人無境外之事故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則雖兄弟之喪不奔也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尚歸又以明父母之喪無不奔者也孔氏曰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三年者據本親言之也

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謂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閨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釋文閨昌宗音暉○鄭註閨門或爲帷門）

鄭氏曰以諸侯之弔禮謂其行道車服待之若諸侯然謂主國所致禮入自閨門升自側階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閨門爲相通者也側階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愚謂閨門宮旁小門也左傳齊子我屬徒攻閨與大門考工記曰閨門容小扃參个側階北階也側特也堂南東西有階其北惟東方有之故曰側階升自側階自東房而出於堂也入自閨門則不入大門升自側階則不升路寢前之兩階皆變於吉時也君在阼謂在阼階下之位明不爲變位以其非賓客也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鄭氏曰遠別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釋文下孟反）

孔氏曰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故土地有餘而民不足役用民衆彼此均等而他人功績倍多於己由己不能勸課督率也愚謂三患皆爲學之事弗得聞則無以知其理弗得學則無以習其事弗能行則無以體其實也五恥皆從政之事居其位無其言則謀謨不足以稱其位有其言無其行則僭爲不足以副其言既得之而又失之則才德不足以保其祿地有

餘而民不足則恩惠不足以懷其民衆寡均而倍焉則才力不足以立其事也○方氏慤曰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爲異愚謂君子之所恥者謂已之職業不脩而見褫奪也若不當失而失之君子固未嘗以爲恥而當失而不失君子尤不能以一日安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氏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孔氏曰校人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此五路所乘駑馬貢重致遠所乘凶年人君自貶損乘駑馬也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大牢凶年降用少牢諸侯大夫常祭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類皆爲下牲也

愠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釋文樂音洛

鄭氏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

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孔氏曰蜡祭飲初正齒位及飲未醉無不如狂者也子貢以禮儀有序乃是可樂今酣飲號呶人皆若狂則非歡樂故曰未知其樂也孔子言蜡而飲是報民一年之勞故云百日之蜡也言百日者舉其全數喻久其實是一年之勞苦也今日歡休恣其醉如狂是由於君之恩澤故云一日之澤也其義深遠故曰非爾所知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孔子以弓喻民弓張而不落弦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而不息則亦損民之力縱令文武之治亦不能使人之得所也弓久落弦而不張設則失其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民有驕逸之志民若如此文武不能爲治也弓一張一弛喻民勞逸相參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則文武治民之道也○愚謂鄉飲酒之禮安燕而不亂而蜡祭飲酒至於一國之人皆若狂何也蓋賓賢能之禮專於士故節之以禮而不過蜡祭飲酒逮乎民故恩惠浹洽而醉飽有所不禁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孔氏曰左傳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卜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據獻子此言郊天用周之三月而禮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

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若
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
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
左傳襄七年疏　愚謂魯無夏至禘亦無冬至郊魯郊皆以孟春
正月此記所言其誤無疑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郝氏敬曰魯昭公之世王命不行於天下久矣諸侯繼
世自立且不由天子況其夫人乎諸侯之不娶同姓者
未必皆有王命迫因昭公娶吳女附會之耳愚謂郝氏
之說似矣而未盡也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夫榮於朝則
妻貴於室矣故玉藻曰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
男子未有既命其夫又命其妻者也春秋於魯適夫人
之喪皆書夫人某氏薨獨昭公夫人書孟子卒定公夫
人書姒氏卒蓋當時不以夫人之禮治其喪故春秋不
稱夫人不書薨以見當時臣子怠慢之罪讀者不察遂
以爲二夫人不命於天子故其書之如此又以昭在定
先而所娶者乃吳女遂以爲昭公取同姓故不請命於
天子而夫人之不命自此始而不知夫人本無受命之
法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釋文爲于僞反下爲夫之服同
外宗宗婦也以其自他族來嫁於宗內故曰外宗周禮
外宗宗廟之祭佐王后薦玉豆眡豆邊王后以樂羞齊
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祭統云宗婦執盎從特牲禮
宗婦執兩邊戶外坐主婦致爵于主人宗婦贊豆皆與
周禮外宗之所職者相合則外宗卽宗婦明矣內宗宗
女也服問曰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猶外宗之爲君也

此言外宗爲君猶內宗臣爲君服斬其妻從服齊衰是
諸侯夫人之於天子與內外宗之於君皆服齊衰期也
然諸侯夫人之爲天子乃從服也從服不累從故但爲
天子服而不服王后內外宗於君夫人本有服者也故
不但爲君服而并爲君夫人服其爲君皆齊衰期其爲夫
人則各依本服之月數而服則皆以齊衰也○鄭氏曰
外宗內宗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
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
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
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孔氏曰古者大夫不
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
之女及從母在國中者非正也以諸侯不內娶諸侯雖
曰外取舅之女及從母元在他國不得來嫁與已國卿
大夫爲妻以大夫不外娶愚謂鄭氏以內宗爲五屬之
女及言內宗無服而嫁者之服皆是也至其以外宗爲
姑姊妹之女之屬及謂內外宗皆爲君服斬則非是婦
人不貳斬故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降服齊衰不杖
期雖諸侯之女子子適人者亦然也豈有內外宗乃爲
君服斬乎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特主男子言之耳至
大夫不外娶雖公羊之說然士昏禮有饗他邦送者之
禮則卿大夫亦非不可外娶矣

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
道也

鄭氏曰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已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
災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

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釋文上時掌反辟匹亦反）

鄭氏曰管仲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自管仲始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禮不反服愚謂上以爲公臣者蓋初以爲已臣而其後薦之於公也辟邪辟也言二人才本可用特所與遊者非其人故至於爲盜耳使爲之服者使爲服舊君齊衰三月之服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鄭氏曰舉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與君之諱同謂諸臣之名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文與音預辟音避）

鄭氏曰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孔氏曰內亂不與謂力不能討也若力能討則討之愚謂內亂謂國內篡弒不與言不可從於爲亂蓋雖威劫利誘而毅然不回若晏子之於崔慶蘧伯玉之於孫甯是也外患謂國見圍滅弗避謂見危授命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釋文厚戶豆反剡以冉反）

鄭氏曰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藺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孔氏曰贊明也周禮有大行人篇作此記之前別有書論說大行人之禮其篇名謂之贊大行剡殺

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五等諸侯圭璧俱以玉爲之故曰玉也藻謂以韋衣木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畫上三色每色爲二行是三采六等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按今聘禮記無重朱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蒼白蒼字蓋轉寫失去相間而爲六等也五等諸侯皆一采爲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二采再就二采別一就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琮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敖氏繼公曰繅以帛爲之表元裏纁所以藉玉而又揜其上者也圭與繅皆大寸其長同若其廣則玉三寸而繅益一尺許也愚謂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此乃俱蒙圭言之者文不具也博三寸以下明圭之制也剡上左右各寸半者距圭上端之一寸半斜嚮上削之各至上端之中央而止其殺之度從上端之中央至兩畔從上端至下皆一寸半也聘禮記云繅皆元纁則以帛爲之明矣舊說謂以韋衣木者非典瑞言公侯伯繅皆三采三就而此云三采六等則凡藻皆以二等爲一就也此三采者以朱白蒼用五行相克之次則五采者以朱白蒼黃元而二采者以朱白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字舊音丁浪反

釋文當如

鄭氏曰子之食奚當者問其先世始仕食祿以何君時
愚謂下執事謂士也記此者以其對辭得禮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
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
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釋文純側其反拭音式刲苦圭反）
鄭氏曰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
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
也拭靜也自由也孔氏曰爵弁士服純衣謂絲衣則元
衣纁裳也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元服立
於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命
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既云拭
羊乃行入廟門是拭羊在廟門之外元服謂朝服緇衣
素裳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緇衣雍人舉羊升

屋自中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由屋東西之中
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屋棟之上東西之
中而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
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
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空處今謂屋者謂室之在上
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復者升屋其文
正同何得以升爲縣又中屋爲屋棟去地上下爲中此
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血則當羊而下
何得云血流于前又下文其鯁皆於屋下明知其釁則
在屋上檢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愚謂此章皆大戴禮
諸侯釁廟禮文成廟則釁之者謂祖廟新遷改塗易檐
既成則釁之也故大戴禮宗人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
廟謂高祖廟遷則釁高祖廟祖廟遷則釁祖廟也釁磔

攘之祭名毛牲謂之幾羽牲謂之衈釁其大名也周禮幾又作刲又作祈衈或作珥祈者祈福祥珥者弭禍災釁者欲其消釁咎也下文門夾室用鷄曰衈此不曰幾而曰釁者下文用羽牲曰衈明此用毛牲是幾此用毛牲曰釁明下用雞亦是釁互相備也祝小祝也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宗人掌禮宗伯之屬也宰夫於諸侯司徒之屬也雍人內饔也周禮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大戴禮云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郎純衣也爵弁純衣士之祭服則此四官皆諸侯之士也君亦元衣者敬其事也不服冕者釁廟禮輕也據大戴禮請命時已元服則亦已爵弁孔氏謂廟門外朝服緇衣入廟乃爵弁純衣非也凡言元衣元服皆祭服朝服色緇不可謂之元衣且此言



爵弁純衣於拭羊之上可謂入廟乃爵弁乎祝之以辭告神也碑以石爲之在庭之中所以識陰陽引日景也北面於碑南葢參分庭一在南也東上者宰夫攝主最在東宗人掌禮事次之祝掌告神又次之雍人掌割牲又次之也自中自兩階間東西之中中屋當屋極上東西之中也

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釋文衈如志反鄉許亮反

孔氏曰門廟門也夾室東西箱也滅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曰皆也先門而後夾室夾室又卑於門也愚謂東西箱夾堂之兩旁故曰夾室門當門謂在門內南面而當門之中也夾室中室

謂在夾室之中亦南面也衈不於屋上者衈之禮畧也
有司宰夫宗人與祝也有司鄉室當門皆北面東上告
事畢告於宰夫也○鄭氏曰衈謂將割割牲以釁先滅
耳旁毛薦之孔氏曰其衈皆於屋下者謂未割割羊與
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
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門當門夾
室中室者謂衈訖爲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
則當夾室上之中割雞使血流愚謂據記文則廟用羊
升屋而割之而謂之釁門夾室用雞於屋下割之門當
門夾室中室而謂之衈疏乃謂羊亦有屋下之衈雞亦
有屋上之釁似欲以補記之所未及然此記所言實出
於大戴禮釁廟篇彼云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
雞屋下當門鄉室割雞於室中可見門夾室即在屋下

割雞別無屋上之釁而廟亦未必有屋下之衈矣蓋釁
衈自爲二禮釁之禮重故在屋上衈之禮輕故於屋下
周禮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此亦於屋下爲之
未必升屋也鄭氏云衈謂將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
薦之則似先衈後釁故疏家申其說如此然衈滅耳旁
毛之說本無所據而先衈後釁記中實無此義也盧辨
大戴禮註云小戴禮割雞屋上然小戴記實無此語蓋
南北朝講師相傳之說耳

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
既反命乃退釋文朝直遥反
鄭氏曰君朝服者不至廟也愚謂門內路寢門內也反
命時君南鄉於門內則請命時亦然始請命君亦元衣
此反命君朝服者事畢禮殺也鄭氏謂君朝服者不至

廟故疏謂大戴禮之元衣爲朝服非也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釋文豭音加）

鄭氏曰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吾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

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孔氏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卽歡樂之義也器之名者成則釁之殺豭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若細者成則不釁也愚謂宗廟之器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而齊宣王以牛釁鐘者戰國人君奢侈耳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敎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釋文比必利反）

使者色吏反下使臣使者同皿武景反字林又音猛）

鄭氏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前辭不敎謂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棄妻畀所齎孔氏曰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愚謂前辭不敎者士昏禮納采主人曰某之子憃愚又弗能敎是也敬須以俟命者謂不敢嫁以俟後命冀其反之也左傳齊桓公歸蔡姬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侯伐蔡寡君固前辭不敎矣敢不敬須以俟命此卽主人之卒辭鄭氏謂別有敢不聽命之語非也官陳器皿者夫人之器物各有典主之官今其官各以所典者陳之主人亦使有司各以其官受之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釋文共音恭辟音避

鄭氏曰肖似也言不如人誅猶罰也棄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愚謂舅之辭則曰某之子不敏兄則曰某之弟不敏餘與夫之辭同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釋文少詩召反食音嗣飧音孫

鄭氏曰貴其以禮待己而爲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愚謂玉藻曰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則少施氏之所以待孔子者乃禮之所當然而非有所過也但時人知禮者少故孔子於少施氏而善之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鄭氏曰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愚謂納幣用帛以五兩并而束之故曰納幣一束束五兩五兩卽五匹也謂之兩者指其卷數言之也帛長四十尺從兩頭各卷至中央每卷二丈則每匹爲兩卷矣凡用帛爲禮者皆以束納幣庶人用緇士以上用元緇而其爲一束則同也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釋文見賢遍反

鄭氏曰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諸父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孔氏曰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皆立於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入從兄弟姑姊妹前度卽爲相見不復更就其室見之諸父夫之叔伯也既是旁尊故婦明日各往其寢而見之愚謂姑亦旁尊也其尊與舅姑敵不當立於舅姑之堂下此不當有姑字蓋經中多連言姑姊妹者遂誤衍耳兄弟姊妹立於舅姑之堂下蓋兄弟爲一行姊妹爲一行而兄弟在姊妹之前也其見諸父蓋在明日舅姑醴婦之後與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鬠首釋文鬠音權又居阮反

鄭氏曰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鬠首猶若女有鬠紛也孔氏曰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則婦人執其禮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之後尊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鬠首謂分髮爲鬠紛也此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爲少者處之愚謂女子十五而許嫁許嫁則二十而笄以二十乃成人之年故雖未許嫁亦笄也禮之謂既笄而以醴禮之也婦人謂在家之婦人若兄弟之妻及世叔母之屬也男子之冠使賓爲之加冠又爲之酌醴以禮之女子許嫁而笄其加

笄及醴之之禮亦使女賓執之若未許嫁之笄則使家之婦人執其禮而不以女賓蓋婦人以得所從爲榮女行著聞然後采擇加焉故未許嫁者於其笄貶其禮亦所以媿勵之也鬠首謂分髮爲髻紒未笄者之法也許嫁者笄後恆笄未許嫁者雖行笄禮而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鬠首仍爲少者處之亦所以貶於許嫁者也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紕以素紃以五采釋文韠音蔽長直諒反廣古曠反會古外反紕婢支反又方移反純之閏反又支允反紃音巡徐辭均反

鄭氏曰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孔氏曰韠長二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會去上五寸者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也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下韠之兩邊紕以爵韋倒襜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闊五寸也純以素者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各闊五寸也紃以五采者紃絛也謂以五采之絛置於諸縫之中也愚謂帛今之白色綾也紃以五采謂上之會兩畔之紕下之純其縫中皆以紃飾之其紃皆用五采絲織之也此爲韠之制蓋君大夫士同也其異者天子前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